

# 妈妈九九虚岁

燕南 2016.10.7

今年公历 10 月 21 日（农历九月二十一），妈妈就 99 虚岁了（实岁是 97，但妈妈那代人沿例都用虚岁）。妈妈童年失父，青年丧夫，拉扯着 8 岁的我和 3 岁的弟弟，走过了这近百年的艰难的历程。

妈妈三岁时，外公要“出洋”（当时去海外的叫法）。妈妈跟他到门口，战战兢兢叫他一声“恩官”（当时爸爸的叫法），外公从袋里摸出二个铜板给她。外公去的是缅甸仰光，在那里开杂货铺。不久，外公托人带回来三个书包，吩咐让孩子上学。学校是石码民立私立小学。十一岁的海澄姨母一手牵七岁的二舅，一手拿那三个小书包。九岁的妈妈背五岁的三舅。四个人一起去学校。姨母、妈妈、二舅在上课（同班同教室）时，三舅则自己坐在教室门槛上玩。中午放学时，妈妈自己快步回到外婆家，带上外婆煮的番薯和绿豆稀饭，跑回学校跟海澄姨母和二舅三舅分吃。

读完初小，得去石码西湖小学读高小，但外婆没钱给妈妈上学了。幸好，大姑婆的一个同学在西湖小学教书，就让妈妈作为教师家属免费去读。。读小学时，她的同班同桌的同学是林玉霜。玉霜还有个妹妹玉环，小二岁，低一班。她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还在菜园里结了拜。有一年暑假，妈妈还跟玉霜玉环到她们在许茂的家住了两个月。到了读初中，她们就在石码“乡村师范”（后改名“石谿中学”，后来演变成现在的龙海一中），一直读到初三。妈妈读的三年初中是免费的，因为她每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她们初中毕业是第 17 届，全班只有八名学生。当时，石码只办到初中，读高中得到漳州或厦门。玉环和玉霜家里有钱去升学，妈妈就再没机会上学了。那是“解放前”的事了。七十年以后，妈妈成了石码镇老人大学年龄最大的学生。

其实，妈妈的许多知识和技能都是“解放前”学的，而且学得很好。妈妈那一代人得学女红，包括缝制衣服和织毛线。从小，我就穿妈妈手织的羊毛衫羊毛裤、帽子、手套。到 94 岁了，妈妈还为我们手织了脖套和腿套。妈妈还学过战时救护。她曾示范给我看，怎么用绷带干净利落地包扎胳膊和大腿关节。妈妈还特别会做手工。我小时候劳作课的作业，有几次就是妈妈代劳的。我交给老师的作业成了最出色最漂亮的。

妈妈还会说普通话，或国语。厦门刚解放时，驻厦门部队的师参谋长赵处长需要找能够说国语的人帮助照看小冬梅，正好妈妈能帮忙。从那时起，我也叫上赵爸爸和赵妈妈。1952 年我十一岁去福州读小学（烈军属子弟学校）时，赵爸爸赵妈妈都去子弟学校看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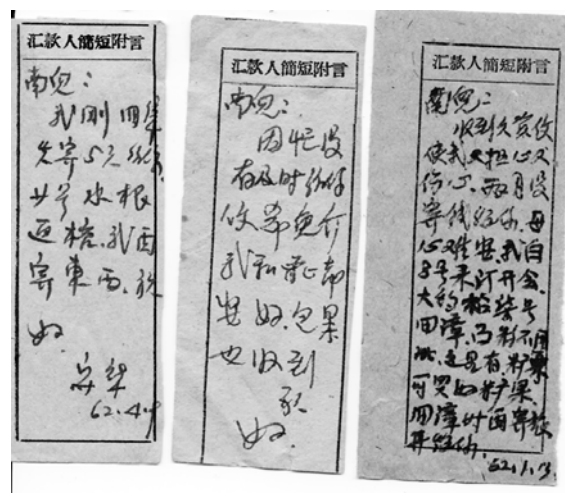
解放后我们没有爸爸了。厦门市军管会发给妈妈四千多“边币”当抚恤金。四千多“边币”，据交钱给妈妈的郑静庵伯伯说，相等于 750 块银元。“可以供孩子读到大学了，”静庵伯伯说。结果，那笔钱让一个没有良心的亲戚骗了去，半年后交还给妈妈时只剩 75 块银元。不得已，妈妈开始找工作。她卖过米，当过街道文书，也在搬运公司、税务局工作过。当时是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的。所以，妈妈都不在家，也几乎不曾带我们去什么地方玩。所有的日子，就我和弟弟自己两人。所有的事，我得学会自己做，还得照顾弟弟，包括注册上学和申请学杂费减免。

当然，妈妈从没有忘记我们。很小时候有一次在外婆家，我自己一个人在井台那边方便。突然听到大人们开门关门的声音。我连忙冲到前厅，只见大门已经从外面锁上。我跳了跳，无法碰到门闩。只一会儿功夫，妈妈开门进来，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原来，大人们出门后，妈妈立刻发现我不在，立刻回来救我。又有一次，我在园圈那边遇到妈妈。正好旁边有一个挑担卖煮番薯的小贩，妈妈就买了一小碗甜番薯给我吃。



更小的时候，那是在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就六七岁吧。有一天，大人们给我钱叫我去买肥皂。到了街上，看到二舅舅守德坐在一张长条凳跟卖肥皂的摊贩（后来得知他是因二战从缅甸回来避战乱的堂舅林守志）聊天。听说我要买肥皂，他们就给我肥皂，不要我的钱。我就拿这钱到另一个摊点买了一辆手指大小的铁皮做的小汽车。回到家里，爸爸听我说出经过，马上用劈柴柴刀的厚背把小汽车砸成一团，从天井里

扔到远远的屋顶上去，然后狠狠打我屁股。叔叔过来把我高高抱起，祖母围着护着我把爸爸挡开。那一天晚上，爸爸说不让我进去睡觉，妈妈就在客厅里边打毛线边陪我。后来，她进去看看，说爸爸睡了，就把我带进房去。第二天，妈妈又悄悄带我去“园圈”的一家店铺，买了同样的一辆小汽车给我。



如今，我的小孙子星词有几百辆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玩具车。但我永远记得当年妈妈给我买到那辆手指大小的铁皮小汽车。我也永远记得我读大学时妈妈省吃俭用给我寄的钱和食品。那时候，初中的同学从海外回来邀她见面，她却没有任何一件不破不补的衣服可以穿出门。我也永远没有忘记爸爸。他虽然那么早那么惨地离我们而去。我们仍然记得67年前的那场变故。他受刑时腿骨断裂的极痛，我们至今感同身受。我这次回去，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爸爸的十月忌日，和慈爱的妈妈的九九大寿。

下面是我为妈妈制作的网页 (<http://yannan.us/mom/mom.htm>) 的题头词：

“妈妈”可以不必有名字，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妈妈就是妈妈，只有一个，不会混淆，无可替代。在平安的日子里，妈妈是乐园；在动荡的岁月里，妈妈是安全港。

“妈妈”当然有她的名字，有她的时代，有她走过来的路--一步步。人间有多大苦难，她都知道。人间有多少希望，她也都知道。